



08054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二十八

宋呂祖謙撰

郡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周頌

蘇氏曰周頌皆有所施於禮樂蓋因禮而作頌非如風雅有徒作而不用者也

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

焉李氏曰周公之營洛邑見於召誥洛誥按召誥曰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則是周公營

洛邑之時諸侯皆在也至於成洛邑以朝諸侯則於

書無所見鄭氏曰成洛邑居攝五年時孔子曰周公朝諸侯正在居攝六年明堂位云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即此時也竊以為不

卷六

呂氏家塾讀詩記

一

退補齋藏板

然按洛誥云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則是周公成洛邑在於七年非在於五年朝諸侯者特相成王以朝諸侯而巴周公非自居南面而受諸侯之朝率以祀文王者洛誥所謂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駢牛一武王駢牛一此所謂祀文王也

樂記曰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一唱而三嘆有遺

音者矣朱氏曰書大傳曰周公升歌清廟若

廟中嘗見文王者愀然如復見文王焉孔氏曰

禮記每云升歌清廟然則祭宗廟之盛歌文王之

德莫重於清廟故為周頌之首

於音烏穆清廟肅雝顯相息亮反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

越在天駿音峻奔走在廟不顯不承無射於人斯

毛氏曰於歎辭穆美也○朱氏曰穆又有深遠之

意○釋文曰清廟者杜預云肅然清淨之稱也鄭氏

曰廟之言貌也死者不可得見故立宮室象貌之耳○毛氏曰肅敬離齋相

助也○蘇氏曰於哉美哉其祀文王於清廟也有

肅肅其敬離離其齋者實顯相其禮○鄭氏曰濟

濟之眾士皆執行文王之德對配越於也在天文

王精神在天駿大也朱氏曰駿大而疾也俱奔走而來在廟

中助祭○王氏曰秉文王之德故能對越文王在

天之神駿奔走在廟以承清廟之事也○朱氏曰

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是對越其在天者

王氏曰於是文王之德可謂顯矣成王率諸多士

駿奔走在廟則可謂承矣顯也承也如此無射於

人矣鄭氏曰是不光明文王之德與言其光明之人無厭之○蘇氏曰言文王之澤

久而不忘○朱氏曰謂是尊承也○朱氏曰斯語

辭也○東萊曰王虞禮祝辭曰哀子某哀顯相夙

興夜處不寧然則自主人之外餘皆顯相也成王

祭主也周公及助祭之諸侯皆顯相也濟濟多士

濟濟多士

卷二十八 呂氏家塾讀詩記

二 退補齋藏板

廣言助祭之人凡執事者皆在也秉文之德顯相
多士凡助祭者莫不秉文之德也相維辟公天子
穆穆言顯相之肅離則成王穆然主祭之氣象不
言可見矣

清廟一章八句

維天之命太平告文王也

孔氏曰太平告文王之樂歌也○蘇氏曰文王受命

未終而沒成王周公繼之天下太平以爲文王之德之致也故以告之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假以
溢音逸我我其收之駿惠我文王曾孫篤之

卷六

呂氏家塾讀詩記

三

退補齋藏板

中庸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
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爲
文也純亦不已

李氏曰中庸亦是斷章取義此註但言天命周家無詩窮

○毛

氏曰孟仲子曰大哉天命之無極○鄭氏曰命猶
道也天之道於乎美哉動而不止行而不已○程

氏曰天命卽天道也言天之自然者曰天道言天

之賦與萬物者曰天命天命不已文王純於天道

亦不已純則無二無雜不已則無間斷先後○王

氏曰不顯者乃所以甚言其顯也○蘇氏曰假大

也○鄭氏曰溢溢溢也○橫渠張氏曰純則舉大本也○朱氏曰溢盈而被於物也收受也言文王之德大而祇及於我我既受之矣○鄭氏曰駿惠大順也曾猶重也自孫之子而下事先祖皆稱曾孫欲使後王皆厚之非維今也○李氏曰後世當大順文王而厚之則可以保太平之業也○蘇氏曰惟爾子孫世益厚之朱氏曰後王又當篤厚之而不忘也○東萊曰說詩者非惟有鑿說之害亦有衍說之害如此詩曾孫篤之毛氏謂能厚行之於文義未有害也

卷二十一

呂氏家塾讀詩記

四

退補齋藏板

然詩人之意本勉後人篤厚之而不忘所謂行者固亦在其中矣但曰曾孫篤之則意味深長衍一行字意味卽短至王氏遂云篤力行而有所至說益詳而無復餘味矣凡諸說皆當以此倣之

維天之命一章八句

維清奏象舞也

孔氏曰奏象之樂歌也○劉氏曰象則文王之樂所謂象劄者蓋文武也

文王之舞謂之象

武王之舞謂之武將舞象則先歌

維清是以序日奏象舞其辭曰文王也

將舞武則先歌武是以武之序日奏大舞其辭曰於皇武王也

則十三學舞勺勺大舞也十五學舞象象則象劄也

朱氏曰祭統曰下而管象豈所謂南籥者歟○王氏曰文王時有擊刺之法武王作樂象而爲舞名之

氏曰文王時有擊刺之法武王作樂象而爲舞名之

曰象○橫渠張氏曰武王初有天下象文
王武功之舞歌維清以奏之成童以學之

維清緝熙文王之典肇禋迄許乞反用有成維周之禎

毛氏曰典法也肇始禋祀也迄至禎祥也○鄭氏

曰清明也○王氏曰緝續熙廣也○宋氏曰此清

明而緝熙者文王之典也○橫渠張氏曰肇禋始

大祀文王也○蘇氏曰迄于周公遂以有成其成

雖當周公之世然其禎祥見於文王矣○東萊曰

周公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所謂肇禋以文

王配帝始於此也大宗伯曰以禋祀祀昊天上帝

維清一章五句

卷十六 呂氏家塾讀詩記

五

退補齋藏板

烈文成王卽政諸侯助祭也

孔氏曰成王卽政諸侯助祭之樂歌也謂周公

居攝七年致政成王成王乃祭祖考戒諸侯○蘇氏曰武王崩成王逾年卽位而稱王雖稱王矣而不能

治王事故未嘗卽政是以周公當國而治事非攝其位蓋行其事也其後七年退而復辟則成王於是卽

政亦非復其位蓋復其事也故此詩之序曰成王卽政卽政非卽位也苟成王有卽位有卽政則周公之

未嘗攝位明矣

烈文辟公錫茲祉福惠我無疆子孫保之無封靡于

爾邦維王其崇之念茲戎功繼序其皇之無競維人

四方其訓之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於乎前王不忘

〔毛氏曰〕烈光也。〔孔氏曰〕有光明文章者君人之

辟公。〔歐陽氏曰〕呼助祭之諸侯曰烈文。辟公文

武錫此祉福矣。惠我君臣以無疆之休子孫其永

保之。〔王氏曰〕戒之以無封以專利無靡以傷財

則王之所崇也。〔朱氏曰〕崇尊尚也。〔毛氏曰〕戎

大也。〔蘇氏曰〕念其先祖之功則繼其序者益大

矣。朱氏曰皇大也。王氏曰念祖考之戎功則師眾之不缺。〔鄭氏曰〕無疆乎

維得賢人也得賢人則國家彊矣。〔李氏抑詩解

曰〕苟能得人則四方皆訓效之矣。〔李氏曰〕莫光

卷十六

呂氏家塾讀詩記

六

退補齋藏板

顯者修德也百辟其有不爲法乎。〔鄭氏烝民箋

云〕百辟百君。〔王氏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者

戒之以用人也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者戒之以

務德也於乎前王不忘者言如上所云則前王所

念而不釋也先王之戒諸侯也欲其競競則中國

強矣欲其顯顯則中國尊矣欲其四方訓之百辟

刑之則欲其各以德善胥訓胥效也內則百僚師

師外則諸侯胥訓胥效則能以天下爲一家中國

爲一人矣而先儒以謂先王不欲諸侯名譽出境

是乃力征經營天下惴惴恐天下軋己之私意何
足以語先王也蓋所謂德者以至誠出於仁義也
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苟能使人至
誠出於仁義則其彊也其顯也是乃吾之所保也
○東萊曰於乎前王不忘如其自唐叔以下實寵
嘉之

烈文一章十三句

天作祀先王先公也

孔氏曰祀先王先公之樂歌也
蘇氏曰周之初時祀猶及先公

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彼徂矣岐有

卷六

呂氏家塾讀詩記

七

退補齋藏板

夷之行

如子孫保之

鄭氏曰高山謂岐山也天生此高山太王自闕遷

焉○渤海胡氏曰荒奄也大王遷居奄有之

毛氏曰荒

大也○橫渠張氏曰闕而大之也

○鄭氏曰康安徂往行道也○

毛氏曰夷易也○蘇氏曰大王遷於岐山始荒而

有之亦既作之矣文王從而安之文王既逝矣岐

周之人世載其夷易之道子孫保之不替也

天作一章七句

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

孔氏曰郊祀天地之樂歌也○蘇氏曰郊謂冬至祭

昊天於圓上夏至祭地祇於方澤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如字不敢康夙夜基命宥音密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

〔毛氏曰〕二后文武也。〔鄭氏曰〕成王不敢康成此王功不敢自安逸。〔毛氏曰〕宥寬也。〔孔氏曰〕於於乎可歎美也。〔蘇氏曰〕單厥心肆其盡之盡其心矣故能定之也。〔朱氏曰〕宥宏深也密靜密也天將祚周以天下既有成命矣文武受之將成其王業不敢康寧夙夜積德以為受命之基者至深遠矣又續而廣

卷三十八

呂氏家塾讀詩記

八

退補齋藏板

之盡其心以定天命也。〔蘇氏曰〕此詩有成王不敢康而執競有不顯成康世或以為此言成王誦康王釗也然則周頌有康王子孫之詩矣周公制禮禮之所及樂必從之樂之所及詩必從之故頌之施於禮樂者備矣後世無容易之且詩曰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又曰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成王非基命之君而周之奄有四方非自成康始也李氏書曰成王畏相必是周之成王

昊天有成命一章七句

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

孔氏曰祀文王於明堂之樂歌也即孝經所謂宗祀文王

於明堂以配上帝月令季秋大享帝但月令秦世之
書周法不必然○陳氏曰古者祭天於圜丘掃地而
行事器用陶匏牲用犢其禮極簡聖人之意以爲未
足而曰天所以尊之也故以后稷配焉后稷遠矣配
郊而曰天所以尊之也故以后稷配焉后稷遠矣配
稷於郊亦以尊稷也明堂而曰帝所以親之也故以
文王配焉文王親也配文王於明堂亦以親文王也
尊尊而親親周道備矣然則郊者古禮而明堂者周
制也周公以義起之也○朱氏曰程氏曰萬物本乎
天人本乎祖故冬至祭天而祖配之以冬至氣之始
也萬物成形於帝而人成形於父故季秋
享帝而以父配之以季秋成物之時也

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音之儀式刑文王之
典日靖四方伊嘏古雅文王既右饗之我其夙夜畏

天之威于時保之

卷三十一

呂氏家塾讀詩記

九

退補齋藏板

鄭氏曰將猶奉也○毛氏曰享獻也○鄭氏曰右
之右助之○橫渠張氏曰維天其右之不必饗之

○蘇氏曰奉其牛羊而獻之曰天其尚右我而饗

此乎蓋不敢必也○鄭氏曰儀則式象也○鄭氏

曰刑法也○陳氏曰法文王之典以安四方○鄭

氏曰受福曰嘏孔氏曰特牲少牢皆載祝以神辭嘏主人與之以福維受福

於文王文王既右而饗之孔氏曰佑助而歡饗之時是也○

陳氏曰歌是詩於文王併言所以配享之意○李

氏曰雖曰享吾之祭亦豈可自滿哉故當夙夜

寐疊疊忱惕畏天之威○朱氏曰夙夜畏天之威
然後天命可以長保矣○東萊曰明堂祀上帝而
文王配焉故此詩雖文王之樂歌必先言祀天而
次言祀文王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言
祀天也儀式刑文王之典曰靖四方伊嘏文王既
右饗之言祀文王也於天維庶其饗之不敢加一
辭焉於文王則言儀式其典曰靖四方天不待贊
法文王所以法天也卒章惟言畏天之威而不及
文王者統於尊也畏天所以畏文王也天與文王
一也

卷十六

呂氏家塾讀詩記

十

退補齋藏板

我將一章十句

時邁巡守告祭柴望也

孔氏曰巡守告祭柴望之樂歌也武王既定天下而巡行

其守土諸侯至于方嶽之下乃作告至之祭爲柴望之禮柴祭昊天望祭山川左傳云昔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明此篇武王事也國語稱周文公之頌曰載戢干戈明此詩周公作也

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實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

震疊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允王維后明昭有周式序

在位載戢

側立反

干戈載橐

音蓋

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

夏

戶雅反

允王保之

毛氏曰邁行也○鄭氏曰時出行其邦國謂巡守也右序右助次序也○毛氏曰震動疊懼懷來柔安喬高也○李氏葛單解曰薄者語辭也○歐陽

氏曰武王巡守諸國警動之而諸侯皆警懼而修職也○鄭氏曰武王巡守其至方嶽之下來安羣

神望乎山川皆以尊卑祭之信哉武王之宜爲君也○李氏曰以諸侯則莫不畏威以百神則莫不

懷柔人神各得其所詩人推美之曰信乎王能盡爲君之道也○鄭氏曰式用也載之言則也○毛

卷六

呂氏家塾讀詩記

十一

退補齋藏板

氏曰戢聚橐韜也孔氏曰橐者弓衣一名韜○鄭氏曰懿美也

肆陳也○朱氏曰則又曰明昭乎有周也其巡守

則以慶讓黜陟之典式敘諸侯之在位者斂其甲兵而收藏之與爲休息又益求懿德之行而修之

使廣被乎中國則信乎能保天下矣○李氏曰文猶膏粱武猶藥石藥石可以治病而不可以養生

武王取天下矣必求文德以施中國所謂懿德者非必美德之士也但求文德而施之則可以保天

下也鄭氏曰陳其功於是夏而歌之樂歌之大者稱夏○孔氏曰春官鍾師以鍾鼓奏九夏注

引呂叔玉云肆夏繁過渠皆周頌也
肆夏時邁也繁過執競也渠思文也
○東萊曰人

之宗子主一家者也天之子主天下者也時邁其
邦人神莫不受職則昊天其子之可知矣

時邁一章十五句

執競祀武王也孔氏曰祀武王之樂歌也

執競武王無競維烈不顯成康上帝是皇自彼成康

奄有四方斤斤紀觀反其明鍾鼓喤喤華彭反馨筦音管將

將七羊反降福穰穰如羊反降福簡簡威儀反反如字既醉

既飽福祿來反

卷十六

呂氏家塾讀詩記

三

退浦齋藏板

鄭氏曰競強也○毛氏曰烈業也○季氏曰易曰

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人君亦自強然後可以

成功○毛氏曰不顯成康不顯乎其成大功而安

之也皇美也奄同也孔氏曰釋言又云奄盡也鄭

覆四方同爲已斤斤明察也宋氏曰武王持其自

強不息之心故其功烈之盛天下莫得而競此其

所以成大功而安之季氏曰惟能如此故上帝美

之所以集大命而有天下也蘇氏曰周之興也遠

矣至於武王成而安之然後能奄有四方使其明

無所不至毛氏曰噶噶也將將集也穰穰眾也
簡簡大也毛氏賓之初筵傳曰反反言重慎也毛
氏曰反復也李氏曰既醉既飽蓋祭終而飲福爾
言祭祀之時鍾鼓管磬之樂皆蘇故神降之福祭
終飲福威儀備具此福祿所以反覆至未艾也

執競一章十四句

思文后稷配天也

孔氏曰后稷配天之樂歌也。國語云周文公之爲頌曰思文后稷

克配彼天是此篇周公所作。李氏曰惟思文時邁乃周公作餘詩乃他人所作也。國語所以惟此二詩知其周公所作及餘不可得而知也。

卷二十六

呂氏家塾讀詩記

十三

退補齋藏板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

之烝反

民莫匪爾極

音夷

我來牟

如字

帝命率育無此疆爾界陳常于時夏

朱氏曰思語辭也。

鄭氏曰先祖有文德之后稷

朱氏曰克配彼天言其播種之功可以配天也

朱氏曰極中也。孔氏曰昔堯遭洪水后稷播

植百穀以立我天下眾民之命使眾民無不於爾

后稷得其中正言民賴后稷復其常性。鄭氏曰

貽遺也。毛氏曰牟麥也

李氏曰孟子曰牟麥播種而耰之趙岐曰耰麥

大麥也廣雅又以爲來小麥也牟大麥也

鄭氏曰育養也。蘇氏曰

率育徧養也○朱氏曰后稷貽我民有來牟之種
○李氏曰此乃天命后稷率育斯民無有內外彼
此之殊○陳氏曰遂使常道得陳於中國所謂富
而後教之也

思文一章八句

清廟之什十篇十章九十五句

卷三

呂氏家塾讀詩記

古

退補齋藏板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二十九

宋呂祖謙撰

郡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臣工之什

臣工諸侯助祭遣於廟也

孔氏曰諸侯助祭遣於廟之樂歌也

譙郡張氏曰先王深知義禮之本原起於稼穡之

際故其於農事常首先天下之政諸侯助成王祭

其歸而戒之以農事者由此故也先王巡四獄較

諸侯之善惡其慶始於土地辟田野治其罰始於

土地荒蕪田野不治夫惟戒諸侯之事莫急於新

卷二十九

呂氏家塾讀詩記

一

退補齋藏板

畚之勤制諸侯之賞罰莫先於田野土地之政則

夫先王之意概可見矣

嗟嗟臣工敬爾在公王釐

力之反

爾成來咨來茹

如預反

嗟嗟保介維莫

音暮

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

音餘

於鳥音

皇來牟將受厥明明昭上帝迄

許乞反

用康年命我眾

人壽

持恥反

乃錢

子踐反

鏞

音博

奄觀

錚

珍栗反

艾

孔氏曰成王周公將遣諸侯不直戒其身戒其各

大夫以警切之。毛氏曰嗟嗟勅之也工官也。

宋氏曰在公凡公家之事也。蘇氏曰釐賜也。

鄭氏曰咨謀茹度也。○朱氏曰保介者蓋保其君而戒之也。鄭氏據月令天子親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間以爲車右衣甲持兵故曰保介。按呂氏春秋亦有此文。高誘注云保介副也。鄭氏之說近晦不若高說之明白。暮春在夏正爲建辰之月。在周正爲建寅之月。然先儒謂商周雖改正朔特以是月爲歲首。至於朝聘烝享猶用夏正。祭用仲月。則春祠宜在建卯之月。祭畢遣之時春已向暮農事不可緩也。○毛氏曰田二歲曰新三歲曰畝。○

卷十九

呂氏家塾讀詩記

二

退補齋藏板

鄭氏曰將大迄至也。於皇於美康年樂歲眾人庶民。○王氏曰言命我眾人則諸侯之眾莫非王人。

○毛氏曰庠具錢鈹

孔氏曰說文曰錢鈹古鑄鈹田器世本曰垂作鈹

孔氏曰李巡曰鈹也。呂氏春秋云耨耨尺此其度也。其耨六寸以問稼也。高誘注云耨芸田也。六寸所以入。鈹穫也。孔氏曰說文曰鈹穫禾短鎌也。管苗間。子云一農之事必有一鈹一耨一

鈹然後成農是三者皆農器

○朱氏曰艾刈同穫也。○蘇氏曰

諸侯朝正於王因助於廟祭終而遣之遂戒其羣臣百工曰戒爾公事王既錫爾成法有所不知則來咨度以定之。○朱氏曰既又問之曰今既暮春

矣爾之田事如何哉。季氏曰既至其國果何求哉。惟問其新畬之如何。觀其土地或闢或荒也。於乎美哉。后稷教民稼穡。求得來牟。大受其明。朱氏曰來牟當夏而熟。○王氏曰爲天所享。迄至于今。用康年也。戒使命眾人各庠。乃錢鏞以治田。奄忽之間。則以觀銓艾矣。○東萊曰。明昭上帝。迄用康年。言明昭上帝。監我有周。而常賜之豐年也。

臣工一章十六句

噫於其反嘻音倍春夏祈穀于上帝也。鄭氏曰月令孟春祈穀于上帝。夏則

卷二十九

呂氏家塾讀詩記

三

退補齋藏板

龍見而雩是與。孔氏曰月令仲夏大雩。帝以祈穀實是雩爲祈穀之文。但雩以龍見當在孟夏之月。爲月令者。錯置於仲夏。故不引之。左傳稱啟蟄而郊。龍見而雩。此并不引者。以傳無祈穀之文。

噫嘻成王。既昭假音格爾。率時農夫。播厥百穀。駿音峻發

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

王氏曰噫嘻歎辭。○鄭氏曰昭著假至也。時是播種也。○朱氏曰言我之成其三業。既昭假于爾上。

帝矣。我今率是農夫。播其百穀。曰爾其大發爾之

私田。終三十里。而民亦皆服其耕。事萬人。畢出而

並耕也。一人並耕爲耦。○毛氏曰私民田也。言上

並耕也。一人並耕爲耦。○毛氏曰私民田也。言上

欲富其民而讓于下欲民之大發其私田爾。鄭

氏曰周禮曰凡治野田夫間有遂十夫有溝百夫

有洫千夫有澮萬夫有川此萬夫之地方三十三

里少半里也言三十里者舉其成數於是民大事

其田萬耦同時舉也一川之間萬夫故有萬耦孔

氏曰一夫百畝方百步積萬夫方之是廣長各百夫

以百乘是百萬也夫有百步三夫為一里則百夫

為三十三里餘百步○鄭氏曰言人事盡矣所不足兩耳是

以告之天也私民田也上之告民則先其私民之

奉上則先其公曰兩我公田遂及我私交相愛也

噫嘻一章八句

卷九 呂氏家塾讀詩記

四

退補齋藏板

振鷺音二王之後來助祭也鄭氏曰二王夏殷也其

二王之後來助祭之樂歌也

振鷺于飛于彼西雝我客戾止亦有斯容在彼無惡

在此無斃音亦庶幾夙夜以永終譽

毛氏曰興也振振羣飛貌鷺白鳥雝澤也孔氏曰

雝在西有此澤無取于西之義也。王氏曰西雝

蓋辟靡也辟靡有水鷺所集也。朱氏曰先儒多

謂辟靡在西鄭氏曰祀宋之君有潔白之德來助祭于周廟其至止亦有此容言威儀之善如鷺然

在彼謂居其國無怨惡之者在此謂其來朝人皆
愛之無厭之者。蘇氏曰然猶庶幾其能夙夜以

永終譽此愛之至也。李氏曰成王告微子曰與國
咸休永世無窮亦是意也

陳氏曰在彼無惡者必若夏商之季然後可以在

彼無惡在此無斃者崇德象賢修禮以作賓何斃

之有。朱氏曰在彼知天命無常惟德是與其心服
也在我不以彼墜其命而有厭于彼崇德象

賢統承先王
厚之至也

振鷺一章八句

豐年秋冬報也。孔氏曰秋冬報之樂歌也。陳氏曰
噫嘻祈之于春夏豐年報之于秋冬

卷五

呂氏家塾讀詩記

五

退補齋
藏板

是一體之詩。祈曰上帝而報不曰上帝者省文耳。
鄭氏曰烝嘗為秋冬報烝嘗者宗廟事也。祈之上帝
而報之宗廟於人情物理不類然則報者亦云上帝
可也。以祈為郊則季秋大享明堂安知不并歌豐年
之詩以為報歟。鄭氏以秋冬為烝嘗挾祖妣以為
說耳。且載妾社稷之詩其辭與此同。鄭氏胡不改之
為烝嘗也。蘇氏曰報
謂秋祭四方冬祭八蜡

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力錦萬億及秭谷履為

酒為醴音禮烝畀必寐祖妣必履以洽百禮降福孔皆

毛氏曰稌稻也。孔氏曰郭璞曰今
沛國呼稻為稌。朱氏曰亦助

語辭也。孔氏曰毛氏言廩所以藏穗則廩唯藏

粟也而地官廩人注云藏米曰廩明堂位米廩則

廩之所容兼米兼粟也。毛氏曰數萬至萬曰億。數億至億曰秭。鄭氏曰烝進畀予也。毛氏曰皆徧也。王氏曰豐年者天之功也。利高燥而寒者黍利下濕而暑者稌多黍多稌無所不利也。李氏曰職方氏雍冀之地高燥其穀宜黍荆揚之地下濕其穀宜稻是黍利高燥稌利下濕也。豐年之時或高或下。無所不熟。王氏曰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者天地之功也。季氏曰我所以爲此酒醴者與進祖妣以和洽百禮降福無所不徧者上帝之力也。朱氏曰洽猶備也。

豐年一章七句

卷九

呂氏家塾讀詩記

六

退補齋藏板

有瞽始作樂而合乎祖也。鄭氏曰王者治定制禮功成作樂合者大合諸樂而奏之。孔氏曰始作樂而合於祖之樂歌也。釋文曰合乎祖本或作合乎太祖。朱氏曰通言先祖也。有瞽有瞽在周之庭設業設虞。音巨崇牙樹羽應田縣鼓鞀磬柷。尺叔反圍圉。魚女反既備乃奏蕭管備舉嗶嗶厥聲肅雝和鳴先祖是聽我客戾止永觀厥成。音橫毛氏曰瞽樂官也。鄭氏曰瞽矇也以爲樂官者目無所見於音聲密也。周禮上瞽四十人中瞽百人下瞽百六十人。業大板也所以飾柎爲縣也捷業如鋸齒或曰畫之植者爲虞衡者爲柎崇牙上

飾卷然可以縣也樹羽置羽也

孔氏曰崇牙刻畫之為重牙即業之上齒也以其形卷然得掛繩於上故可以

為懸也置羽者置之於枸虞之上角也

○毛氏

曰應小鞞也田大鼓也縣鼓周鼓也

孔氏曰釋樂云大鼓謂之

田小者謂之應是應為小鼓也大射禮應鞞在建鼓東是為一器故知應小鞞也應既是小田宜為大明堂位云周人縣鼓是周法鼓始在懸也○鄭氏曰田當作鞞鞞小鼓在大鼓旁應鞞之屬也○孔氏曰以經傳皆無田鼓之名而太師職云合鞞鞞

奏鼓鞞注云為大鼓先引故知田當為鞞

鼓也孔氏曰鞞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之旁耳還自擊○朱氏曰磬石磬也

○毛氏曰祝木柷也圍楊也孔氏曰樂記有柷楊之文言木柷者明用木為之祝用木則圍亦用木也祝狀如漆笛中有椎投椎於其中而撞之致狀如伏虎背上有二十

七齣歸刻以木長尺櫟之○朱氏曰釋樂云大簫謂曰祝所以起樂也圍所以止樂也○鄭氏曰簫編

竹管如今賣錫者所吹也孔氏曰釋樂云大簫謂之言小者謂之筴○郭璞曰簫大者編二十三管長尺四寸小者十

六管長尺二寸風俗通云簫參差象鳳翼管如

遂併而吹之釋文曰遂字又作笛○孔氏曰謂並吹兩管也小師注云管如笛形小併

兩而吹之○王氏曰嗶嗶厥聲美也○鄭氏曰我客二

王之後也○孔氏曰瞽人作樂者皆在周之廟庭

業虞鼓磬祝圍皆設之於庭宇既備具乃使瞽人

擊而奏之○王氏曰簫也管也亦其器之小者言

其小所以為備也○孔氏曰作之嗶嗶然和集諸

聲皆肅敬和諧而鳴不相奪倫先祖之神於是降
而聽之我客二王之後適來至此與聞此樂助祭
之人多獨言我客者以二王之後尊故特言之氏朱
曰夔述舜樂亦曰虞賓○朱氏曰觀視也成成功
在位蓋以此爲盛耳
也李氏曰成如蕭韶九成之成猶
終也徧更而奏焉故謂之成

有瞽一章十三句

潛在廉反季冬薦魚春獻鮪于軌也鄭氏曰冬魚之性
宗廟○孔氏曰季冬薦魚春獻鮪之樂歌也冬言季
冬春亦季春也月令季春薦鮪於寢廟季冬天子嘗
魚先薦寢廟冬月既寒
魚不行乃性定而肥充

卷九

呂氏家塾讀詩記

八

退補齋藏板

猗於宜反與音余漆音七沮七余反潛有多魚有鱣張連有鮪

鯨音條鱣音條鯢音條鯉音條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鄭氏曰猗與歎美之言也○毛氏曰漆沮岐周之

二水也○王氏曰潛有多魚言取之深也毛氏曰

積柴養魚曰糝孔氏曰孫炎曰○鄭氏曰鱣大鯉也鮪鮓也鯨

白鯨也鯢鮓也

潛一章六句

誰謂大音泰祖也孔氏曰禘大祖之樂歌也○劉氏曰

大祖即后稷也禘饗於其廟以后稷配所謂禘其祖

之自出以其祖配之是也

有來雝雝至止肅肅相息亮反維辟音壁公天子穆穆於

音鳥薦廣牡相予肆祀假哉皇考綏予小子宣哲維人

文武維后燕及皇天克昌厥後綏我眉壽介以繁祉

既右音佑烈考亦右文母

鄭氏曰雝雝和也肅肅敬也毛氏曰相助也王氏

曰穆穆敬和也朱氏曰於歎辭也毛氏曰廣大也

王氏曰廣牡碩大肥臍之謂也朱氏曰其來也和

其至也敬其助祭者公侯其主祭者天子也言諸

卷五

呂氏家塾讀詩記

九

退補齋藏板

侯助祭薦大牡以相予之祀也王氏曰皇考武王

也鄭氏曰綏安也陳氏曰小子自謂也蘇氏曰大

哉皇考之安我也其臣明哲其君文武故能安人

以及於天鄭氏曰右助也王氏曰烈考謂文王也

毛氏曰文母大妣也東萊曰禮不王不禘周所以

王天下得行禘禮於太祖者皆文王武王之功也

故成王於禘之時推其得禘之由播之樂歌以告

太祖曰大哉我皇考武王綏予小子以已成之業

其君臣賢聖再造區夏所安者上及於皇天用能

昌大於後居王位而行禘禮而膺壽祉之多是皆
武王之力而文王大妣之所右助也豈予小子所
能致哉文武雖同建王業而武王實得天下故歸
功之言詳於武王而卒章本之於文王大妣焉閔
予小子之頌曰遭家不造嬛嬛在疚於乎皇考永
世克孝故皇考者武王之稱也烈考與文母相配
而言故烈考者文王之稱也

雖一章十六句

載見

賢遍反諸侯始見乎武王廟也

孔氏曰諸侯始見武王廟之樂歌也

卷五

呂氏家塾讀詩記

十

退補齋藏板

○蘇氏曰烈文言成王即政諸侯助祭載見言諸侯始見乎武王廟則載見之作也成王未即政歟

載見辟

音璧

王曰求厥章龍旂陽陽和鈴

音零央央倬

革有鶴

七羊反

休有烈光率見昭考以孝以享以介眉

壽永言保之思皇多祐

七入反

熙于純嘏

古雅反

毛氏曰載始也

朱氏曰載發語辭也

○鄭氏曰諸侯始見君

王謂見成王也○王氏曰諸侯來見則曰求法度

文章以歸治其國家也○鄭氏曰交龍爲旂○毛

氏曰陽陽言文章和在軾前鈴在旂上孔氏曰和亦鈴也爾雅云

有鈴曰旂郭璞曰懸鈴於竿畫交龍於旂○孔氏曰央央然而有音聲

○鄭氏曰儻革轡首也鶴金飾貌孔氏曰即韓奕所云儻革金厄

是也○朱氏曰按商頌鶴鶴鄭云聲和也○朱氏曰烈大也○毛氏曰

昭考武王也○朱氏曰廟制大祖居中左昭右穆

周廟文王當穆武王當昭故康誥稱穆考文王而

此詩及訪落皆謂武王為昭考也○毛氏曰享獻

也○鄭氏曰率之見於武王廟使助祭也以致孝

子之事以獻祭祀之禮○李氏曰思皇與思皇多

士同思語辭也皇美也美哉多福之如此也是天

卷十九

呂氏家塾讀詩記

十一

退補齋藏板

子之享其福也此又言光大文章之諸侯綏以多

福俾繼續廣大其純嘏以見君臣皆受其福也○

鄭氏曰純大也○朱氏曰諸侯始來見王稟受法

度其車服之盛如此而率之以祭武王之廟受此

眉壽之福以多福綏諸侯使之緝熙于純嘏蓋均

福于諸侯之辭

載見一章十四句

有客微子來見祖廟也鄭氏曰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代殷後既受命來

朝而見○孔氏曰微子來見祖廟之樂歌也

有容有容亦白其馬有萋有且

七序敦都回琢陟角反

以繫其馬

其旅有客宿宿有客信信言授之繫

陟立反

以繫其馬

薄言追之左右綏之既有淫威降福孔夷

毛氏曰殷尚白○蘇氏曰亦仍也言仍殷之舊也

○毛氏曰萋且敬慎貌○鄭氏曰微子乘殷之馬

而來威儀萋萋且且又選擇眾臣卿大夫之賢者

與之朝王言敦琢者以賢美之故王言之○毛氏

曰一宿曰宿再宿曰信○譙郡張氏曰宿宿者凡

一宿者再也信信者凡再宿者再也○鄭氏曰繫

卷五

呂氏家塾讀詩記

十一

退補齋藏板

絆也周之君臣皆愛微子其所館宿可以去矣而

言絆其馬意各殷勤○朱氏曰追之恐其已去也

○蘇氏曰左右綏之言所以安之無方也○毛氏

曰淫大夷易也○王氏曰統承先王用天子禮樂

所謂淫威也有淫威則所享宜盛大故降福孔易

也什方張氏曰自管蔡以武庚祿父叛以周公之

聖臨之蓋二年而後克其用力艱矣故於微子

之來見也則告之曰昔者既有淫威矣而今也降

福孔夷蓋逆順之理如此凡吾之威福非苟而已

有容一章十二句

武奏大武也鄭氏曰大武周公作樂所為舞也○孔氏曰奏大武文樂之歌也周公象武王

伐紂之事作大武之樂○張氏曰大武武王沒嗣王象武王之功之舞歌武以奏之冠者舞之

於音鳥皇武王無競維烈允文文王克開厥後嗣武受

之勝殷遏反葛劉耆音定爾功

蘇氏曰於乎大矣武王無競之功文王開之也○

鄭氏曰信有文德哉文王也能開其子孫之基緒

遏止也○毛氏曰劉殺耆致也○鄭氏曰嗣武嗣

子武王○朱氏曰文王既開之矣武王嗣而受之

勝殷止殺以致定其大功也○李氏曰武詩在於

卷十九 呂氏家塾讀詩記

十三

退補齋藏板

止殺

武一章七句

臣王之什十篇十章一百七句

漢子曰詩有文德哉文王也

漢子曰詩有文德哉文王也

漢子曰詩有文德哉文王也

漢子曰詩有文德哉文王也

漢子曰詩有文德哉文王也

漢子曰詩有文德哉文王也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三十

宋呂祖謙撰 郡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閔予小子之什

閔予小子嗣王朝

直遙反

於廟也

鄭氏曰嗣王成王也除武王之喪始朝於

廟也。孔氏曰嗣王朝於廟之樂歌也

朱氏曰成王免武王之喪而朝於廟玩其辭知其

哀未忘也

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嬛嬛

其傾反

在疚

音救

於乎皇考永

世克孝念茲皇祖陟降庭止維予小子夙夜敬止於

卷三十

呂氏家塾讀詩記

一

退補齋藏板

乎皇王繼序思不忘

鄭氏曰閔悼傷之言也造猶成也○毛氏曰疚病

也庭直也匡衡曰熒熒在疚言成王喪畢思慕意

氣未能平也蓋所以就文武之業崇大化之本也

○鄭氏曰皇考武王皇祖文王○毛氏曰序緒也

○鄭氏曰可悼傷乎我小子耳遭武王崩家道未

成嬛嬛然孤特在憂病之中○蘇氏曰成王始見

於宗廟自傷嬛嬛無所依怙曰於乎我皇考武王

終身能孝維念我皇祖文王以其直心陟降

朱氏曰言

文王一陟一降直而無私也

○朱氏曰今我夙夜敬止者思繼

此序而不忘耳○鄭氏曰於乎皇王歎文王武王

也我繼其緒思其所行不忘也

閔予小子一章十一句

訪落嗣王謀于廟也

孔氏曰嗣王謀於廟之樂歌也

蘇氏曰閔予小子成王朝廟言將繼其祖考之詩

也訪落謀所以繼之之詩也

訪予落止率時昭考於乎悠哉朕未有艾

五蓋反

將予

就之繼猶判渙

音

渙維予小子未堪家多難

乃且反

紹庭

卷三十

呂氏家塾讀詩記

二

退補齋藏板

上下陟降厥家休矣皇考以保明其身

毛氏曰訪謀落始率循時是悠遠也○孔氏曰釋

詁云艾厯也○毛氏曰猶道判分渙散也○王氏

曰紹庭紹皇祖之直○朱氏曰家猶言國也○鄭

氏曰美矣哉我君考武王○王氏曰保其身無危

亡之憂明其身無昏塞之患○蘇氏曰予將謀之

於始以循我昭考武王之德○王氏曰於乎悠哉

朕未有艾者歎昭考之道悠而自以為幼稚未有

所厯也○李氏曰將勉強從就之以繼其道而恐

泮渙不合也自訪予落止以至繼猶泮渙皆是仰
先王之盛德歎眇躬之涼薄苦前哲之高遠也○
王氏曰維予小子未堪家多難者自以爲幼稚未
堪王室多難也○李氏曰紹文王直道于上下俯
仰於家未嘗少離○曾氏曰成王自言未堪家多
難因歎美武王能紹文王之道以陟降厥家其曰
休矣皇考以保明其身蓋言以文王之直道保明
其身也此詩與念茲皇祖陟降庭止同意雖不言
繼序思不忘然歎美皇考則此意在其中矣

卷三十一

呂氏家塾讀詩記

三

退補齋藏板

訪落一章十二句

敬之羣臣進戒嗣王也

孔氏曰羣臣進戒嗣王之樂歌釋文曰敬之一本無之字

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

以豉反

哉無曰高高在上

陟降厥士日監在茲維予小子不聰敬止日就月將

學有緝熙于光明佛

鄭音弼

時仔

音肩

古賢反

示我顯德

行下孟反

朱氏曰思語辭也○李氏曰鄭氏以爲變易之易

不如杜元凱以爲難易之易左傳引命不易哉杜

元凱注奉承其命甚難○毛氏曰士事也○鄭氏

曰監視也○朱氏曰將進也○鄭氏曰佛輔也時是也仔肩任也○朱氏曰羣臣進戒于王曰敬之哉敬之哉天道甚明其命不易保也無謂其高而不吾察王之一陟一降於其事天無日不臨監于此者王不可不敬也○孔氏曰王既承其戒答之以謙曰維我小子○朱氏曰我不聰而未能敬然願學焉庶幾日有所就月有所進○歐陽氏曰但當以日月勉強積學而增緝廣大而至於其道光明然更賴羣臣輔助我所負荷之任而告示我以顯然可修之德行也鄭氏曰緝光明也

卷三

呂氏家塾讀詩記

四

退補齋藏板

敬之一章十二句

小愆

音

嗣王求助也

孔氏曰嗣王求助之樂歌也周公還政之後成王因祭在廟而

求羣臣助已詩人述其事而作此歌

鄭氏曰天下之事當慎其小小時不慎後為禍大

予其懲

直升反

而愆後患莫予弇

普經反

蜂孚逢

自求辛

螫

音

允彼桃蟲拚

芳煩反

飛維鳥未堪家多難予又

集于蓼

音

毛氏曰愆慎也○鄭氏曰懲艾也螫毒肇始允信

也○王氏曰拜使也蜂之爲物善辛螫毛氏曰拜蜂厚曳也

○孔氏曰釋訓作粵峯古今字耳孫炎曰謂相摩曳入於惡也○毛氏曰桃蟲鷓

也鳥之始小終大者孔氏曰陸璣云今鷓鷯是也微小於黃雀其雛化而爲鷓

故俗云鷓鷯生○鄭氏曰拚飛翻飛也○毛氏曰鵬言始小終大

堪任也蓼言辛苦也朱氏曰蓼辛苦之物也○鄭氏曰始者

管叔及其羣弟流言于國成王信之而疑周公至

後三監叛而作亂周公以王命舉兵誅之歷年乃

已故今周公歸政成王受之而求賢臣以自輔助

也曰我其創艾於往時矣畏慎後復有禍難○朱

卷二十 呂氏家塾讀詩記 五 退補齋藏板

氏曰既而悟其姦故曰予其懲於此而慎後患蜂

不可使而使之則是自求辛螫矣○王氏曰肇允

彼桃蟲拚飛維鳥者成王於是始信小物之能成

大不敢不恣也鄭氏曰管蔡如鷓鷯鳥之小後折而作亂猶鷓鷯之翻飛爲大鳥也○橫

渠張氏曰猶言初爲鼠後爲虎不必謂桃蟲化爲鳥也○蘇氏曰予方未堪

家難而又集于辛苦之地其奈何捨我而弗助哉

○東萊曰莫予弄蜂言莫如予前之使蜂自求辛

螫謂信管蔡之時也

小恙一章八句

載芟所銜春籍田而祈社稷也鄭氏曰籍田甸師氏所掌王載耒耜之田

天子千畝諸侯百畝籍之言借也借民力治之故謂之籍田孔氏曰月令孟春天子躬耕帝籍仲春擇元日命民社與耕籍異月俱在春時故以春總之祭

法云王為羣姓立社曰泰社王自為立社曰王社此為百姓祈祭當主於泰社其稷與社共祭亦當謂泰社社稷也蘇氏曰王社在籍田中籍田所祈也

載芟載柞音其耕澤澤音千耦五口其耘音徂隰徂

畛侯主侯伯侯亞侯旅侯彊侯以有賔勅感其饁于

反思媚其婦有依其土有畧其耜載南畝播厥百

穀實函戶南斯活驛驛音其達有厭於其傑厭厭

其苗綿綿其庶表嬌載穫濟濟有實其積子賜萬億

及秭音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有飶蒲即其

香邦家之光有椒子消其馨胡考之寧匪且有且匪

今斯今振古如茲

鄭氏曰載始也○毛氏曰除草曰芟除木曰柞孔氏

曰左傳云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蕪崇之是除草曰芟也秋官柞氏掌攻草木及林麓是除木曰柞

○鄭氏曰隰新發田也畛謂舊田有徑路也朱氏

曰或曰畛田畔也○毛氏曰主家長也伯長子也

亞仲叔也旅子弟也李氏曰亞伯之次○鄭氏曰

疆有餘力者周禮曰以疆予任民孔氏曰謂其人強壯治一夫之

卷三十 呂氏家塾讀詩記

六 退補齋藏板

田有餘力能佐助他事者也。以謂閭民今時傭賃也。春秋之義

能東西之曰以。朱氏曰傭力之人。隨主人所左右。○李氏曰貧者

眾人飲食之聲也。毛氏曰貧眾貌。○鄭氏曰饁餽饌也。依

之言愛也。○鄭氏曰成王之時萬民樂治田業將

耕先始芟柞其草木土氣悉達而和耕之則澤澤

然解散於是耘除其根株輩作者千耦言趨時也

或往之隰或往之畛父子餘夫俱行強有餘力者

相助又取傭賃務疾畢已當種也。○李氏曰婦人

能饁為夫者則愛其婦為婦者亦依其夫言相慰

勞苦也。○毛氏曰畧利也。○孔氏大田疏曰王肅

以倣為始載為事。○鄭氏曰播猶種也實種子也

函合也活生也。○蘇氏曰驛驛苗生貌也。釋文云爾雅作

釋云○鄭氏曰達出地也。○毛氏曰有厭其傑苗

厭然特美也。王氏曰傑然之苗。受氣澤厭足也。○蘇氏曰綿綿詳

密也。○毛氏曰庶耘也。○蘇氏曰濟濟人眾貌。○

鄭氏曰有實實成也。○朱氏曰積露積也。○孔氏

曰農夫既去草木根株以此利耜始耕於南畝以

種其百穀也。○李氏曰其種皆函生氣而生長而

卷三

呂氏家塾讀詩記

七

退補齋藏板

其苗則驛驛然達地而生。孔氏曰：有厭然而特茂者，其傑立之苗也；厭厭然而長大者，其齊等之苗也。王氏曰：前曰千耦，其耘則既耕而耘；今曰綿綿，其庶則既苗而耘；既苗而耘，則以綿綿爲善，恐傷苗也。孔氏曰：至於大熟，則穫刈濟濟然。毛氏曰：飶芬香也，椒猶飶也。孔氏曰：椒木之氣，香作者以椒言香。李氏曰：胡考者，耆老也。士冠禮祝曰：永受胡福。孔氏曰：蓋法保民者，艾曰胡。○毛氏曰：且此也。王氏曰：振古則舉古也。李氏曰：其實之多，萬億及秭，故可爲醴。

卷三十一

呂氏家塾讀詩記

八

退補齋藏板

而進與祖妣以和百禮。○王氏曰：以洽百禮，既烝畀祖妣而達之，祭祀賓客無所不洽也。○朱氏曰：以燕饗賓客，則邦家之所以光也；以共養耆老，則胡考之所以安也。○李氏曰：非特此日方有此也，非特今日方有豐年，其所由來遠矣。○陳氏曰：振古以來，皆如上的所謂也。

載芟一章三十一句

良耜秋報社稷也

孔氏曰：秋報社稷之樂歌也。

翼翼

楚側反

良耜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或來

瞻女載筐

工方反

及筥其饌伊黍其笠

音立

伊糾

居黝反

其

鋪

音博

斯趙

徒了反又徒少反

以薹

呼毛反

茶

音徒蓼了音

茶蓼朽止

黍稷茂止獲之挫挫

其比

毗志反

如櫛

側瑟反

以開百室百室盈止婦子寧止

珍栗反

積子賜

之栗栗其崇如墉

殺時悖

如純反

殺時悖

如純反

牡有掾

音蚪

其角以似以續續古之人

毛氏曰

芟芟猶測測也

孔氏曰是刃利之狀舍人曰芟芟耜入地之貌郭璞

利也

鄭氏曰良善也利善之耜瞻視也筐筥所以盛黍也

蘇氏曰

糾然笠之輕舉也

釋文曰

說文云薹拔

田草也

毛氏曰

蓼水草也

孔氏曰蓼是穢草茶亦穢草非苦菜也王

肅云

茶陸穢蓼水穢然則田有原有隰故並舉水陸穢草

何物

按此詩則蓼屬也但水陸之別耳味苦氣辛能殺物今人用以藥溪取魚故又曰茶毒今南方人猶謂之辣

茶亦一驗也

毛氏曰

挫挫獲聲也

王氏曰

栗栗角尺

鄭氏曰

球角貌有來視汝謂婦子來饁者

也

季氏曰

載筐及筥其饌伊黍此則言婦子行饁之器與所盛之物也

鄭氏曰

饁者見戴糾然之笠

以田器刺地薹去茶蓼之事言閱其勤苦

卷二十

呂氏家塾讀詩記

九

退補齋藏板

草穢既除而禾稼茂禾稼茂而穀成熟○孔氏曰
及其成熟乃穫刈之既穫訖乃積聚之如城雉之
峻壯其比迫如櫛齒之相次○李氏曰於是開百
室而納之百室既盈矣而婦子寧止蓋終歲勤勤
不得安寧今農事已畢故各享其樂○鄭氏曰於
是殺牲報祭社稷○蘇氏曰以嗣以續興來歲繼
往歲也續古之人庶幾不替其先也○釋文停作
擗曰本亦作擗

良耜一章二十三句

卷三十

呂氏家塾讀詩記

十

退補齋藏板

絲衣繹賓尸也

鄭氏曰繹又祭也天子諸侯曰繹以祭之明日卿大夫曰賓尸與祭同日

周曰繹商謂之彫○孔氏曰繹賓尸之樂歌也

絲衣其紉

孚浮反

載弁俶俶

音求

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鼐

乃代反

鼎及鼐

音茲

兕觥其觶旨酒思柔不吳不敖

五告反

胡考之休

毛氏曰絲衣祭服也紉潔鮮貌

孔氏曰爵弁之服立衣纁裳皆以絲

爲之故云

○鄭氏曰載猶戴也弁爵弁而祭於王

士服也繹禮輕使士

孔氏曰雜記云士弁而祭於公禮有冠弁韋弁皮弁皆不

以絲爲衣士冠禮有爵弁服純衣與此絲衣相當爵色之麻弁士冠禮注云爵弁其色赤而微黑如

爵頭然純衣絲衣也。○毛氏曰：俵俵恭順貌，基門塾之基。氏

曰：釋宮云：門側之堂謂之塾，孫炎曰：夾門堂也。釋禮在門不在廟郊，特牲曰：釋之於庫門內枋之於東方失之矣。釋於門內。○毛氏曰：自羊徂牛言先為失明其當在門外。

小後大也。大鼎謂之鼐，小鼎謂之鼃。鄭氏曰：鼎圓

○孔氏曰：孫炎曰：鼎斂上而小口者。○呂氏曰：自堂徂基，乃所謂於

彼乎於此乎。○王氏曰：自堂徂基，自堂上降而徂

基也。自羊徂牛，先小後大也。鼐鼎及鼃先大後小

也。或先小後大，或先大後小，反復展視，所以致勤

敬也。○孔氏曰：皦然設兕觥貌。○朱氏曰：思語辭

卷三十 呂氏家塾讀詩記 十一 退補齋藏板

柔和也。毛氏曰：吳諱也。鄭氏曰：不吳不敖，不謹諱

不傲慢。恭敬獲福，得壽考之休也。釋文：兕觥作兕

觥，曰字又作兕觥。橫渠張氏曰：天子既以臣為尸

不可祭，罷便使出門而就臣位，故其退尸也。皆有

漸言絲衣已是不着冕服，言弁已是不冠冕也。

絲衣一章九句

酌告成大武也。朱氏曰：內則曰：十三舞勺，即此詩也。然此詩與賡般皆不用詩中字名篇。

疑皆樂章之名爾。○橫渠張氏曰：酌，周公沒嗣王以武功之成，由周公告其成於宗廟之歌也。

於鑠舒灼。王師遵養時晦，時純熙矣。是用大介我龍。

受之躑躅

居表反

王之造

七報反

載用有嗣實維爾公允

師

孔氏曰於歎美○朱氏曰鑠盛也○孔氏曰王師

王肅云武王之眾也○歐陽氏曰遵養循養也○

鄭氏曰純大介助也○蘇氏曰熙光也○鄭氏曰

龍寵也○毛氏曰躑躅武貌造為也○鄭氏曰載

則允信也○朱氏曰言武王之初有於鑠之師而

不用○蘇氏曰退自循養與時皆晦晦而益明其

後既純光矣則天下無不助之者○歐陽氏曰我

卷十

呂氏家塾讀詩記

十一

退補齋藏板

龍受之者謂武王之功興此王業成王寵受而承

之也躑躅王之造言躑躅然武功武王之所為也

載用有嗣者謂後世能承其業為有嗣矣實維爾

公者武王用師實天下之至公信可謂王師矣

酌一章八句

桓講武類禡

馬嫁反

也桓武志也

釋文云本或以桓武志也為注○鄭氏曰

類也禡也皆師祭也○孔氏曰講武類禡之樂歌也

○朱氏曰案左氏傳楚莊王曰武王克商作頌曰載

戢干戈載橐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又

作武其卒章曰者定爾功其三曰敷時繹思我沮維

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然則桓賚

兩篇皆大武樂中一章也與此序不同

晁氏曰桓之序曰桓武志也或以爲注或以爲序失其傳多如此

綏萬邦屢

力注反

豐年天命匪解

音懈

桓桓武王保有厥

士于以四方克定厥家於音烏昭于天皇以間之

鄭氏曰綏安也。孔氏曰屢豐年數有豐年桓桓

然有威武王肅云於乎周道乃昭見於天。季氏

曰士與熊羆之士虎賁之士同。毛氏曰間代也

○鄭氏曰皇君也。王氏曰師之所處荆棘生焉

大軍之後必有凶年桓武志也而曰綏萬邦屢豐

卷三十

呂氏家塾讀詩記

三

退補齋藏板

年則其爲武志也異乎人之武志矣

李氏曰武王用兵蓋爲天

下除害故能召和氣

天命匪解者武王匪解故天命亦匪解

也。○蘇氏曰武王克商以安天下屢獲豐年之祥

矣然天命之於周久而不厭也故武王桓桓保有

其眾用之四方無不服以定其家其德上昭于天

遂以代商有天下言武之不可廢也

桓一章九句

賚來代反

大封於廟也賚予也言所以錫予善人也

鄭氏

○孔氏曰大封於廟之樂歌也

又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敷時釋音亦思我祖維求定時

周之命於音鳥釋思

〔毛氏曰〕勤勞應當也。〔朱氏曰〕敷布也時是也釋

尋繹也。〔蘇氏曰〕思辭也。〔鄭氏曰〕今我往以此

求定。〔蘇氏曰〕文王勤勞天下至矣其子孫應受

而有之然而不敢專也。〔朱氏曰〕布此以賚有功

皆文王之功德在人而可尋繹者所以求天下之

安定而已。〔王氏曰〕大賚善人封建以為諸侯與

共天下則所以求天下之定也。〔朱氏曰〕此周之

卷三 呂氏家塾讀詩記 古

命也又嘆使諸臣受封賞者釋思文王之德以戒

之也

賚一章六句

般薄寒反巡守手反而祀四嶽河海也鄭氏曰般樂也孔氏曰巡守

而祀四嶽河海之樂歌也。〔朱氏曰〕鄭氏曰般樂也

蘇氏曰遊般也今考詩中無此意當缺之孔氏以般

樂也為序文曰定本般樂為鄭注未知孰是

○釋文曰崔靈恩集注本用此注為序文

於鳥音皇時周陟其高山土果反山喬岳允猶翕許及反河敷天之下果侯反哀時之對時周之命

鄭氏曰皇君喬高也於乎美哉君是周邦而巡守

退補齋藏板

○王氏曰巒山謂之噫嘻狹而長也陟其高山墮
山喬岳則巡守之所陟無所不至○蘇氏曰猶道
也翁河大河受眾水者也鄭氏曰河言翁者河自
大陸之北敷爲九祭者
合爲陟其山岳而道於大河思其有功於民是以
至於敷天之下無不總答其功者此周之命也○
王氏曰衰時之對者衰其神而對之以祭祀也時
周之命者能懷柔百神則受命長矣

般一章七句

閔予小子之什十一篇十一章百三十七句

卷三十

呂氏家塾讀詩記

圭

退補齋
藏板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三十一

宋呂祖謙撰

郡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魯頌

孔氏曰此雖名為頌而體實國風非告神之歌

朱氏

曰其辭特以贊美當時之事其體猶列國之風非若商周天子之頌用於祭祀以歌詠先祖之功烈也

駟古營反

頌僖公也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儉以足用寬

以愛民務農重穀牧于坰野魯人尊之於是季孫行

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是頌

鄭氏曰季孫行父季文子也史克魯史也。孔

卷十一

呂氏家塾讀詩記

一

退補齋藏板

氏曰伯禽魯之始封賢君其法可傳於後僖公名申莊公子閔公季友立之當惠王襄王時舒緩云魯不合作頌故每篇言頌各生於不足也。曾氏曰季孫請命史克作頌恐是兩事如晉武公之大夫請命于天子之使而作無衣請命作詩不相干也

駟駟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駟者有驕

戶橘反

有皇有驪

力知反

有黃以車彭彭思無疆

居良反

思馬斯臧

毛氏曰駟駟良馬腹幹肥張也

孔氏曰腹謂馬壯幹謂馬脅

坰

遠野也邑外曰郊郊外曰野野外曰林林外曰坰

○曾氏曰坰野乃魯人牧馬之常地耳

鄭氏曰必牧於坰野

者辟民居與良田也。李氏曰坰之野其水草甚美既不害於農又使馬得其所養

○毛氏

茱萸傳曰薄辭也。○毛氏曰牧之垆野則駟駟然

驪馬白跨曰驪孔氏曰孫炎曰驪墨色郭璞曰跨

黃白曰皇孔氏曰黃白純黑曰驪孔氏曰月令孟

之色檀弓云夏后氏尙黑戎事乘驪故知純黑白驪黃駢曰黃孔氏曰駢者

雜赤者也諸侯六閑馬四種有良馬戎馬田馬騶馬孔

曰閑謂馬之所在有限衛之處校人之注以為二

百十六匹為一廐每廐為一閑諸侯有四種其三

種別為一閑騶一種而分為三閑朝祀所乘為良

馬征伐所乘為戎馬田路駕田馬騶馬給宮中之

役彭彭有力有容也。○鄭氏曰垆之牧地水草既

美牧人又良飲食得其時則自肥健耳。○王氏曰

彭彭張也。○鄭氏曰臧善也。○孔氏曰薄言駟者

有何馬也乃有駟有皇有驪有黃此等用之以駕

車則彭彭然。○宋氏曰思無疆言其思之深廣無

窮也鄭氏曰僖公之思遵伯禽之法反覆思之

駟駟壯馬在垆之野薄言駟者有騶音佳有馭符悲有

騶有馭音其以車伕伕敷悲思無期思馬斯才

毛氏曰蒼白雜毛曰騶孔氏曰雜毛是體有二種

皇黃駢曰黃止一毛色之中自有淺深與此二色者異故不云雜毛也黃白雜毛曰

不孔氏曰郭璞曰赤黃曰騶孔氏曰周人尙赤而

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昔之爲詩者則未必知此也孔子讀詩至此而有會於其心是以取之蓋斷章云耳○呂氏曰僖公修牧馬之政以誠心行之故言思無疆思無期思無斁思無邪馬之所以臧才作徂者其效也與衛風秉心塞淵騶牝三千之意同古之賢君誠心以行善政其效皆若此然非獨牧馬而已

駟四章章八句

有駟備筆反頌僖公君臣之有道也

卷三十一 呂氏家塾讀詩記

四 退補齋藏板

有駟有駟彼乘繩證反黃夙夜在公在公明明振振

鷺鷥于下鼓咽咽烏立反醉言舞于胥樂兮

朱氏曰興也○毛氏曰駟馬肥強貌王氏曰養之使駟也○鄭氏曰僖公之用臣必致其祿食祿食足而臣莫不盡其忠○孔氏曰四馬曰乘

○鄭氏曰早起夜寐在於公之所○歐陽氏曰明

明修明其職也○毛氏曰振振羣飛貌鷺白鳥也

以興潔白之士○歐陽氏曰振鷺取其修潔翔集

有威儀也朱氏曰鷺鷥羽之翻舞者所持也下如飛而下也○毛氏曰咽

咽鼓節也○鄭氏曰于於胥皆也○蘇氏曰在公

明明言未始不在公也。僖公於是燕之以禮樂。士之來者如鷺之集。其醉者或起舞以相樂。和之至也。○鄭氏曰：僖公之時，君臣無事，燕樂以遂其歡。君臣於是皆喜樂也。○東萊曰：有駟有駟，興僖公有臣之壯盛也。所謂君致其養，臣盡其忠者，蓋莫不在其中矣。

有駟有駟，駟彼乘牡。夙夜在公，在公飲酒，振振鷺鷥，于飛鼓咽咽。醉言歸于胥樂兮。

王氏曰：牡剛強之材也。○毛氏曰：夙夜在公，在公

卷三

呂氏家塾讀詩記

五

退補齋藏板

飲酒言臣有餘敬，君有餘惠。○鄭氏曰：飛喻羣臣醉欲退也。

有駟有駟，駟彼乘駟。呼縣反夙夜在公，在公載燕。自今

以始歲，其有君子有穀，詒孫子于胥樂兮。

毛氏曰：青驪曰駟。孔氏曰：孫炎曰：色青黑之。間郭璞曰：今之鐵驄也。○鄭

氏曰：載之言則也。○季氏曰：載燕亦飲酒也。○毛

氏曰：歲其有豐年也。○鄭氏曰：穀善詒遺。蘇氏曰：穀祿也。

臣願其君富且有後也。○朱氏曰：頌禱之辭也。

有駟三章章九句

孔氏曰魯人作詩而自稱其君爲魯侯者因其請王而作

思樂泮水薄采其藻魯侯戾止其馬躊躇居表反其馬躊躇其音昭昭載色載笑匪怒伊教

孔氏采蘋疏曰藻水草也。毛氏曰其馬躊躇言強盛也。鄭氏曰其音昭昭僖公之德音。毛氏曰載色色溫潤也。蘇氏曰僖公之至於泮宮好其顏色和其笑語未嘗有所怒也教之而已。王氏曰載色載笑則洪範所謂而康而色者也夫然後能教也

卷五

呂氏家塾讀詩記

七

退補齋藏板

思樂泮水薄采其芣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既飲旨酒水錫難老順彼長道屈此羣醜

毛氏曰芣裊葵也釋文曰鄭小同云江南人謂之尊菜生陂澤中鄭氏

曰在泮飲酒者與先生君子飲酒也。毛氏曰醜

眾也。蘇氏曰僖公與其羣臣飲酒於泮宮咸願

神錫之以難老使之順從長道以屈羣眾王氏曰

生君子之長道而屈服此魯國之羣眾也李氏曰一章言僖公之至

泮水二章言僖公之教人三章則又言至泮水與

賢者飲酒也。朱氏曰此章以下皆頌禱之辭也

穆穆魯侯敬明其德敬慎威儀維民之則允文允武

昭假烈祖靡有不孝自求伊祐音戶

鄭氏曰則法也允文允武信文信武也。毛氏曰

假至也朱氏曰假感格也

○朱氏曰祖周公魯公也靡有

不孝信僖公之孝也無所不至也。李氏曰自求

伊祐魯侯之福祿乃自求之也

明明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矯矯居表反

虎臣在泮獻馘古獲反淑問如皐陶在泮獻囚

卷三十一 呂氏家塾讀詩記

八 退補齋藏板

鄭氏曰克能攸所也言僖公能明其德修泮宮而

德化行於是伐淮夷所以能服也矯矯武豹馘所

格者之左耳孔氏曰謂臨陣格殺之而取其耳

淑善也囚所虜獲

者僖公既伐淮夷而反在泮宮使武臣獻馘又使

善聽獄之吏如皐陶者獻囚言伐有功所任得其

人。孔氏曰王制曰天子將出征受成於學出征

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訊馘告故僖公既伐淮夷

而反在泮宮也。朱氏曰或謂僖公未嘗有淮夷

之功而疑此詩之妄蓋未嘗深考此詩乃頌禱之

辭莫其有是功耳下章倣此

濟濟多士克廣德心桓桓于征狄彼東南烝烝皇皇

不吳音諧不揚不告于訥音凶在泮獻功

孔氏曰濟濟然多士皆能廣其德心謂心德寬洪

並無褊躁。毛氏曰桓桓威武貌。孔氏曰狄彼

東南遠服彼東南釋文曰狄遠也。王氏曰狄攘而逃之也。蘇氏曰古狄逃通

。鄭氏曰東南斥淮夷孔氏曰淮夷在魯之東南烝烝猶進

也。毛氏曰皇美也。鄭氏曰吳譁也。王氏曰

不揚戢也。宋氏曰烝烝皇皇成也不吳不揚肅

卷三十一 呂氏家塾讀詩記

九 退補齋藏板

也。鄭氏曰訥訟也無以爭訟之事告於治訟之

官者。王氏曰不告于訥和也。季氏曰人心可

謂廣矣惟為血氣所使一有毫髮之利則忿而爭

其心於是乎隘矣惟其心廣故其征伐有逃遠淮

夷之功烝烝皇皇不吳不揚未嘗爭訟惟在泮獻

功而已

角弓其觶束矢其揜色雷反戎車孔博徒御無斃音既亦既

克淮夷孔淑不逆式固爾猶淮夷卒獲

蘇氏曰觶弓健貌鄭氏曰言持絃急也。毛氏曰五十矢為

東孔氏曰荀卿云魏氏武卒負矢五十箇荀則毛氏之師故從其言鄭注大司寇東矢云古者一

矢百○鄭氏曰東矢搜然言勁疾也孔氏曰其發則搜然而勁

○蘇氏曰○宋氏曰博廣大也○鄭氏曰徒行者搜矢疾聲

御車者皆無厭倦也淑善也式用也○蘇氏曰僖

公兵戎精繕士卒競勸故能克淮夷甚善而不逆

君子於是告之使益固其道庶幾淮夷可以盡得

也

翩反彼飛鴉于嬌集于泮林食我桑黹懷我好音憬永

彼淮夷來獻其琛勅金元龜象齒大賂南金

卷三十一 呂氏家塾讀詩記 十 退補齋藏板

毛氏曰翩飛貌鴉惡聲之鳥也黹桑實也○鄭氏

曰懷歸也言鴉常惡鳴今來止於泮水之木上食

其桑黹爲此之故故改其鳴歸就我以善音○李

氏曰喻淮夷慕泮宮之化也憬說文曰覺悟也○

毛氏曰琛寶也元龜尺二寸孔氏曰漢食貨志云龜不盈尺不得爲寶

○鄭氏曰大猶廣也○毛氏曰賂遺也南謂荆揚

也○鄭氏曰荆揚貢金三品○孔氏曰淮夷來魯

國獻其琛寶其所獻之物是大龜象齒又廣賂我

以南方之金

泮水八章章八句

闕筆位

宮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

朱氏曰此詩所謂居常與許復

周公之宇者人之所以願之而其實則未能也

闕宮有恤

況域反

實實枚枚赫赫姜嫄音元其德不回上

帝是依無災無害彌月不遲是生后稷降之百福黍

稷重

直容反

稷

音徵力六反

稗菽麥奄有下國俾民稼穡

有稷有黍有稻有秬音巨奄有下土纘禹之緒

孔氏曰作者將美僖公追述遠祖上陳姜嫄后稷

至於太王文武爰及成王封建之辭魯公受賜之

卷十一

呂氏家塾讀詩記

十一

退補齋藏板

命言其所以有魯之由。呂氏曰闕宮魯廟非姜

嫄廟也言赫赫姜嫄者推本周家所由興。朱氏

曰闕宮者魯之羣廟也

毛氏曰先妣姜嫄之廟在周孟仲子曰是禘宮也。

孔氏曰大司樂云舞大濩以享先妣以此知姜嫄

之廟在周言其在周則魯無其廟姜嫄祀郊禘而

生后稷故名姜嫄之廟為禘宮。闕深閉也。毛氏曰毛氏曰恤清

淨也。蘇氏曰實實鞏固也。毛氏曰枚枚萳密也

王氏曰枚枚辨也。鄭氏曰彌終也赫赫乎顯著姜嫄也

其德真正不回邪天用是馮依其任之又無災害不圻不副終十月而生子不遲晚。毛氏曰先種

曰種後種曰穉

孔氏曰重穉種穉生熟早晚之異稱耳非穀名也七月傳曰後熟曰重先熟曰穉內宰鄭司農注云先種後熟謂之種後種先熟謂之種

○李氏曰菽大豆○鄭氏曰奄猶覆也○朱氏曰后稷生而享有

百福播種五穀猶天所降也奄有下國堯封之邵

也○鄭氏曰秬黑黍也○毛氏曰緒業也○鄭氏

曰堯時洪水為災民不粒食禹平水土后稷乃教

播種故曰繼禹之緒美之故申說以明之

后稷之孫實維大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子踐商至于

文武繼大王之緒致天之屆音戒于牧之野無貳無虞

上帝臨女敦都回反商之旅克咸厥功

鄭氏曰翦斷也大王自幽徙居岐陽四方之民咸

歸往之于時而著王迹故云是始斷商○曾氏曰

大王去邠居岐蓋諸侯之能興邦者本不必云肇

王迹也武王既有天下推其寢盛之由故曰大王

肇王迹所謂實始翦商者始因肇王迹之語言之

過耳聖人於武成猶有所不取者其於魯頌豈以

一言之過而刪之乎○王氏曰屆至也天命不妄

所廢興皆其至也致其至者武王也○孔氏曰至

卷三十一

呂氏家塾讀詩記

十一

退補齋藏板

於文王武王繼大王之業於時商家暴虐天欲誅
之武王乃致天之誅於牧野之地○鄭氏曰虞度
也○朱氏曰無貳無虞上帝臨女猶大明云上帝
臨女無貳爾心也○鄭氏曰敦治旅眾咸同也○
朱氏曰敦治而勝之也咸厥功輔佐之臣咸有功
而周公亦與焉故下章言封伯禽之事

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啓爾宇爲周室輔
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周公之孫
莊公之子龍旂承祀六轡耳耳春秋匪解享祀不忒

卷十一

呂氏家塾讀詩記

十一

退補齋藏板

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是享是宜降福既多
周公皇祖亦其福女秋而載嘗夏而福衡白牡騂剛
犧素河反尊將將七羊反毛魚蒲包反醵側吏反羹邊豆大房
萬舞洋洋孝孫有慶俾爾熾而昌俾爾壽而臧保彼
東方魯邦是常不虧不崩不震不騰三壽作朋如岡

如陵

毛氏曰王成王也元首宇居也○鄭氏曰叔父謂

周公也東魯國也成王告周公曰叔父我立女首
子使爲君於魯謂欲封伯禽也封魯公以爲周公

後故云大開女居以爲我周家之輔既告周公以封伯禽之意乃策命伯禽使爲君子東魯爾○鮮

于氏曰錫之山川謂境內之山川也孟子曰天子

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

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

曰附庸王制同○王氏曰孟子曰周公之封於魯爲

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而周官以爲

諸侯之地方四百里蓋特言其國也則儉於百里

并附庸言之則爲方四百里也李氏曰鄭氏據明堂位謂封以七百

卷三十一

呂氏家塾讀詩記

古

退補齋藏板

里欲其強於眾國其說不然詩人言大啓爾宇不過謂公侯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三等雖不同惟公侯皆方百里居上等焉○毛氏曰周公之孫莊公之子

謂僖公也○鄭氏曰交龍爲旂四馬故六轡○毛

氏曰耳耳然至盛也○鄭氏曰春秋猶言四時也

孔氏曰錯舉春秋以明冬夏○孔氏曰其車建交龍之旂承奉

宗廟祭祀所乘四馬其六轡耳耳然○李氏曰享

祀無有差忒○鄭氏曰皇皇后帝謂天也成王以

周公功大命魯郊祭天亦配之以君祖后稷其牲

用赤牛純色天亦饗之宜其多與之福○毛氏曰

駢赤犧純也

孔氏曰牧人云陽祀用駢牲毛氏注云陽祀祭天於南郊是天子祭天南

郊用赤牛純色

○李氏曰皇皇大之至也明堂位曰成王

以周公有勳勞於天下是以命魯公孟春祀帝于

郊配以后稷禮運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

矣孔氏以帝謂感生帝此則泥六天之說○鄭氏

曰周公皇祖此皇祖謂伯禽也載始也秋將嘗祭

於夏則養牲福衡其角爲其觸舐人也

孔氏曰封人注云福

設於角衡設於鼻

秋嘗而言始者秋物新成尚之也○毛

氏曰白牡周公牲也駢剛魯公牲也

孔氏曰公羊傳云魯祭周

卷三十一

呂氏家塾讀詩記

五

退補齋藏板

公何以爲牲周公用白牲魯公用駢剛羣公不毛

何休云白牲殷牲也周公死有王禮謙不敢與文

武同也魯公諸侯不嫌也故從周制說○孔氏曰

文曰剛特也白牲謂白特駢剛赤特也○孔氏曰

將將盛美也大和中魯郡于地中得齊大夫子尾

送女器有犧尊以犧牛爲尊然則象尊爲象形也

阮謏禮圖云犧尊飾以牛象尊飾以象腹之上畫

爲牛象之形

毛氏曰犧尊有沙飾也。孔氏曰鄭司農云獻而爲犧犧尊飾以翡翠象

尊以象鳳凰此傳言犧尊者沙羽飾與司農飾

以翡翠意同則皆讀爲娑傳言沙卽娑之字也○

毛氏曰毛魚豚也

孔氏曰封人祭祀有毛魚之豚注云爛去其毛而魚之也○

孔氏曰載謂切肉○

毛氏曰羹大羹鉶羹也

孔氏曰大

羹者煮肉汁不和餽羹肉味之有菜和者也大羹謂太古之羹餽羹謂盛之餽器其大羹則盛之於登大房半體之俎也

孔氏曰大房明堂位曰周以房俎房謂足下跗也上下兩

間有似於堂房然知是半體者周語云禘郊之事則有全烝王公立飲則有房烝親戚燕饗則有殺烝知彼文次全蒸謂全載牲體殺烝謂體解即折則房烝是半體可知

○鄭氏曰萬

舞千舞也○毛氏曰洋洋眾多也○李氏曰孝孫

有慶孝孫得享其福○鄭氏曰俾使臧善保安常

守也虧崩皆謂毀壞也○毛氏曰震動也騰乘也

朱氏曰震騰驚動也○鄭氏曰三壽三卿也岡陵取堅固也

王氏曰壽考之三卿為公明也○朱氏曰三壽未詳或曰願公壽與岡陵等為三也○朱氏

卷十一 昌氏家塾讀詩記

去 退補齋藏板

曰此言僖公致敬郊廟而神降之福國人稱願之

如是也

公車千乘 繩證反 朱英綠滕 徒登反 二矛重 直龍反 弓公徒

三萬貝胄 直友反 朱綬 息簾反 烝之升 徒增增如字 戎狄是

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俾爾昌而熾 尺志反 俾爾壽

而富黃髮台背壽胥與試俾爾昌而大俾爾耆而艾

五蓋反 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

毛氏曰大國之賦千乘 孔氏曰司馬法成方十里出革車一乘兵車一乘甲

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計千乘有七萬五千人與下公徒三萬數不合者此自謂計地出兵非彼三

軍之事也。鄭氏曰：大國之賦，適滿千乘，苟盡用之，是舉國而行也。故其用之也，大國三軍，次國二軍而已。李氏曰：成出革車一乘，千乘之地方三百六十里有奇。包氏注：論語以謂古者井田，方里為井，一井為乘百里。○朱氏曰：英，矛飾也。滕，繩也。之國通有千乘也。朱氏曰：英，絲纏而朱梁之，以為矛之英飾。○鄭

氏曰：二矛重弓，備折壞也。孔氏曰：重弓，謂內弓。兵車之法，左人持弓，右人持矛，中人御。大國三軍合

三萬七千五百人，言三萬者，舉成數也。○毛氏曰：

貝冑飾朱綬，綬之。孔氏曰：貝者水蟲，甲有文章也。冑，謂兜鍪，貝非為冑之物，故知以貝為飾。說文曰：綬，綫也。然則朱綬，直謂赤綫以連綬甲也。○孔氏曰：烝，徒增

卷三

呂氏家塾讀詩記

七

退補齋藏板

增進行之時，增增然眾多。○毛氏曰：膚當也。○鄭

氏曰：懲艾也。○蘇氏曰：可以當戎狄，懲荆舒而莫之禦也。言其強也。鄭氏曰：僖公與齊桓舉義兵，北

無敢禦也。孔氏曰：僖四年，經書公會齊侯等，伐楚，楚召荆羣舒，又是楚之與國，故連言荆舒。其伐戎狄則無文。○孔氏曰：設辭慶之，使汝昌大而熾盛，汝

長壽而富，足髮有黃色之髮，背有台文之背。○孔氏曰：壽，骨與試者，願其壽而相與試其才，以為之用也。○鄭氏曰：眉壽，秀眉亦壽徵。○孔氏曰：無有

害無有患害。○蘇氏曰：此章言僖公治其軍旅，繕

其車甲器械故其民無不欲其昌大壽考而託之以爲安也

泰山巖巖魯邦所詹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于海邦淮夷來同莫不率從魯侯之功

孔氏曰泰山之高巖巖然泰山在齊魯之界二國皆以爲望也○朱氏曰詹與瞻同○毛氏曰龜山

也蒙山也孔氏曰春秋定十年齊人來歸鄆謹龜陰之田謂龜山之北田也論語說顛與云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謂顛與主蒙山也魯之境內有此二山故言奄有○鄭氏曰

荒奄也大東極東也海邦近海之國也○朱氏曰

卷三 呂氏家塾讀詩記

六

退補齋藏板

願其有功如此

保有鳧繹音亦遂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蠻貊武伯反及

彼南夷莫不率從莫敢不諾魯侯是若

毛氏曰鳧山也繹山也孔氏曰禹貢徐州嶧陽孤桐謂嶧山之陽有此桐木也

○毛氏曰宅居也○朱氏曰徐宅謂徐國也○

鄭氏曰諾應辭也若順也○孔氏曰莫敢不諾有

命則莫敢不應○李氏曰惟魯侯是順也○蘇氏

曰龜蒙鳧繹魯之四山其餘則東南勢相聯屬可

以服從之國也

天錫公純嘏

古雅反

眉壽保魯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

魯侯燕喜令妻壽母宜大夫庶士邦國是有既多受

祉黃髮兒齒

鄭氏曰純大也受福曰嘏。毛氏曰常許魯南鄙

西鄙鄭氏曰許田也魯朝宿之邑也常或作嘗在薛之旁。孔氏曰桓元年鄭伯以璧假許田桓公以許與鄭。鄭氏曰燕燕飲也令善也。朱氏曰令

妻令善之妻也壽母壽考之母也僖公娶于齊曰

聲姜母曰成風。孔氏曰宜其大夫之與眾士祝慶

使與之相宜也邦國是有魯之邦國僖公常保有

之。鄭氏曰兒齒亦壽徵。釋文曰兒齒落更生

細者也。蘇氏曰常許魯之故地而未復者也願

其壽考以復魯之侵地宜其室家臣庶以保有其

國也

徂來之松新甫之栢是斷音短是度待洛反是尋是尺松

栢音角有鳥音昔路寢孔碩新廟奕奕音亦奚斯所作孔曼

音萬且碩萬民是若

毛氏曰徂來山新甫山也。孔氏曰僖公修造寢

廟取徂來之松新甫之栢于是斬斷之量度之。

卷三十一

呂氏家塾讀詩記

十九

退補齋藏板

毛氏曰八尺曰尋楠檜也

孔氏曰楠之與檜大貌檜是椽之別名

路寢正寢也。孔氏曰奕奕然廣大。鄭氏曰奚

斯所作者教護屬功課章程也。孔氏曰奚斯公子魚也為之主師教

令工匠監護其事屬付工役課其章程。鄭氏曰曼修也廣也。孔

氏曰言廟甚長廣而且大。朱氏曰萬民是若順

萬民之望也

闕宮八章二章章十七句一章十二句一章

三十八句二章章八句二章章十句

闕四篇二十三章三百四十三句

卷三十一

呂氏家塾讀詩記

三

退補齋藏板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三十二

宋呂祖謙撰

郡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商頌

那祀成湯也微子至于戴公其間禮樂廢壞有正考

甫者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大師以那為首孔氏曰祀成湯

之樂歌也成王殺武庚封微子啓于宋代武庚為商後自微子至戴公凡十君戴公當宣王時世本云宋

緡公生弗甫何弗甫何生宋父宋父生正考父正考父是孔子七世之祖魯語云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

二篇于周大師以那為首韋昭云名頌頌之美者鄭氏曰自正考父至孔子時又無七世周用六代之

樂故周太師有商頌

卷三十二

呂氏家塾讀詩記

一

退補齋藏板

猗於宜反與音余那與置我鞀音桃鼓奏鼓簡簡衍我烈祖

湯孫奏假古雅反綏我思成鞀鼓淵淵嘒嘒管聲既和

且平依我磬聲於赫湯孫穆穆厥聲庸鼓有鞀音亦萬

舞有奕我有嘉客亦不夷憚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温

恭朝夕執事有恪顧予烝嘗湯孫之將

毛氏曰猗歎辭那多也○王氏曰美商之樂歎而

多之也○宋氏曰置讀如置器之置○鄭氏曰鞀

與鼓也孔氏曰鞀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之傍耳還自擊○歐陽氏曰書曰

下管鞀鼓蓋自虞夏以來舊物常用者○毛氏曰

鞀鼓樂之所成也

孔氏曰王制曰天子賜伯子男樂是樂成由鞀也樂記曰鼓無當于五聲五聲不得和是樂之所成在於鼓

鄭氏曰簡簡和大也○毛氏曰衍樂也○鄭氏曰烈祖湯也○歐陽氏曰湯孫斥主祀之時王爾自太甲以下至紂皆可為湯孫不知所斥者何王爾○朱氏曰奏假奏樂以感格于祖考也○鄭氏曰綏安也安我所以所思而成之人謂神明來格也禮記曰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為齊者祭之日入室僂

然必有見乎其位周旋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嘆息之聲此之謂思成蘇氏曰以是安我所思之人見其所為齊者非有也而生于其思故謂之思成○朱氏曰思成未詳或曰思辭也安我以成也或曰安我所思無不成也按此句與下篇緩我眉壽之語相似莫知何者為是○王氏曰淵淵深也深以言其聞之遠嘒嘒細也○鄭氏曰磬玉磬也堂下諸縣與諸管聲皆和平不相奪倫又與玉磬之聲相依亦謂和平也

卷五

呂氏家塾讀詩記

二

退補齋藏板

孔氏曰禮設樂懸之位皆鐘鼓在庭故知堂下樂之主而云依我磬聲明此異於常磬非石磬也益稷曰憂擊鳴球謂玉磬也○王氏曰依我磬聲

者言與堂上之樂諧也

○橫渠張氏曰玉磬聲之最和平者

養心○鄭氏曰穆穆美也於盛矣湯孫此樂之美

其聲孔氏曰穆穆然而美者其樂之音聲

○歐陽氏曰其述樂而間

稱湯孫至于再三者蓋詩無定體作者之意或然

也○毛氏曰大鐘曰庸敦敦然盛也

朱氏曰庸鏞通

○鄭

氏曰萬舞于舞○王氏曰有奕萬舞之綴兆眾大

也○鄭氏曰嘉客謂二王後來助祭者亦不夷懌

乎言皆悅懌也○毛氏曰恪敬也○孔氏曰王制

祭統言四時祭名皆曰秋嘗冬烝○蘇氏曰商人

卷二

呂氏家塾讀詩記

三

退補齋藏板

尚聲臭味未成滌蕩其聲樂三闋然後出迎牲故

其祀成湯也奏樂以樂其烈祖成湯於是鞀鼓管

籥作于堂下其聲依堂上之玉磬無相奪倫者至

于九獻之後鐘鼓交作萬舞陳于庭而祀事備矣

于時王者之後皆來助祭無不和悅者○毛氏曰

恪敬也○朱氏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温恭朝夕

執事有恪言恭敬之道古人所行不可忘也○閔

馬父曰先聖王之傳恭猶不敢專稱曰自古古曰

在昔昔曰先民○蘇氏曰將奉也言湯其尚顧乎

烝嘗哉此湯孫之所奉者庶幾其顧之也

那一章二十二句

烈祖祀中宗也鄭氏曰中宗商王太戊湯之玄孫也
表顯之號為中宗。孔氏曰祀中宗之樂歌也禮王
者祖有功而宗有德不毀其廟匡衡以為殷中宗周
成宣王皆以時毀古文尙書說經稱中宗明其廟宗
而不毀貢禹說王者宗有德廟不毀宗而復毀非尊
德之義

嗟嗟烈祖有秩斯祐申錫無疆及爾斯所既載清酏
音賚我思成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饜假無言時靡有
爭綏我眉壽黃耆無疆約軼初支反錯如字又衡八鸞

卷上

呂氏家塾讀詩記

四

退補齋藏板

鶴鶴七羊反以假以享我受命溥將自天降康豐年穰
穰來假音來饗降福無疆願予烝嘗湯孫之將

歐陽氏曰序言烈祖祀中宗則嗟嗟烈祖者中宗
也如丙以甲為祖戊亦可以丙為祖矣湯之後世
以湯為祖中宗之後世以中宗為祖此常事也。

毛氏曰申重也。蘇氏曰嗟乎我烈祖成湯有秩

秩無窮之福可以申錫於無疆以及爾之所鄭氏

福乃及女之此所。歐陽氏曰爾時主祀之主也。毛氏

曰酏酒賚賜也。孔氏曰既載清酒於樽以酌獻

故神明賜之我所思而得成蘇氏曰以畀我所思成之人猶言烝畀祖

妣古語質也。歐陽氏曰神資成使成祀事也。○鄭氏曰和羹者五味調

腥熟得節。○朱氏曰戒夙戒也。平平和也。○歐陽

氏曰上言既載清酏下言亦有和羹乃是直陳祭

時酒與羹爾。○毛氏曰醴總假大也。總大無言無

爭也。○歐陽氏曰執事之臣總無喧嘩又不交侵

其職位以見在廟之人皆肅恭而舉動得禮所以

神明錫以眉壽黃耆之福也。○鄭氏曰約軹較節

也。孔氏曰軹者長轂之名以皮纏約而朱漆之也。鸞在鑣四馬則八鸞諸

卷上

呂氏家塾讀詩記

五

退補齋藏板

侯來助祭者乘篆較錯衡之車駕四馬其鸞鶴

然聲和。孔氏曰考工記云容較必直陳篆必正。注云篆較約也。彼言篆較即此約軹。○

歐陽氏曰約軹錯衡八鸞鶴者此殆謂助祭之

諸侯也以假以享者謂諸侯既至而助祭也。○蘇

氏曰溥將溥且大。○歐陽氏曰我時王受天命溥

將天降豐穰使我備物而祭。○朱氏曰言我受命

廣大而天降以豐年黍稷之多。孔氏曰從天下平安之祿故稷得豐

年穰。穰然。○歐陽氏曰上云以享者謂諸侯皆來助祭

致享于神也。下云來饗者謂神來至而歆饗也。○

蘇氏曰人既助之天又應之然後庶幾祖宗來格而享其祭報之以福曰其尙顧予烝嘗哉此湯孫之所奉也○王氏曰祀中宗而曰湯孫者有天下以湯故也○東萊曰及爾斯所言流慶無窮今方於爾之所其後蓋未艾也所謂申錫無疆也亦有和羹既戒既平儀禮載祭祀燕享每始言羹定蓋以羹熟爲節然後行禮定卽戒平之謂也此所謂既載清酏亦有和羹皆言祭之始也豐年穰穰言時和歲豐祭禮得成所謂可以備物者得其一說也

卷三

呂氏家塾讀詩記

六

退補齋藏板

烈祖一章二十二句

玄鳥祀高宗也

鄭氏曰高宗殷王武丁中宗玄孫之孫也有雉雉之異又懼而修德殷道

復興故亦表顯之號爲高宗云

王氏曰玄鳥祀高宗之詩而上頌其祖下稱其孫

子而已蓋上有以紹其祖下有以貽其孫子是乃

高宗之功矣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方命厥后奄有九有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

武丁孫子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龍旂十乘大禧尺

反是承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四海來假

來假祈祈景員維河殷受命咸宜百福是何

毛氏曰立鳥胤也春分立鳥降湯之先祖有娥氏

女簡狄配高辛氏帝帝率與之祈于郊禩而生契

故本其為天所命以立鳥至而生焉孔氏曰釋鳥

色立故又名立鳥月令仲春立鳥至曰以太牢祀

干高禩立鳥春分而至氣候之常記其所禩之時

故言天命立鳥芒芒大貌。鄭氏曰契為堯司徒有功封

商。李氏曰生契而謂之商者契封于商也。鄭

氏曰自契至于湯八遷始居亳之殷地而受命國

日以廣大芒芒然。王氏曰古帝命武湯言古者

上帝命武湯也。鄭氏曰武湯有威武之德者成

湯。李氏曰正域彼四方正其四方之疆域。鄭

氏曰方命其君謂徧告諸侯也。鮮于氏曰隨其所

也。毛氏曰九有九州也。鄭氏曰覆有九州為

之王也。孔氏曰乃有諸侯建龍旂者十乘來助

祭于祭之時有大黍稷之食此諸侯於是奉承而

進之。釋文曰大禧。朱氏曰商世諸侯多矣而止

卷三

呂氏家塾讀詩記

七

退補齋藏板

十乘者疑諸侯當朝者歲以服數爲節又使分助
四方之祭故與○蘇氏曰湯始受命以正域四方
之諸侯四方之君罔不受命遂奄九州而有之其
後世世受天命無有危始以至武丁之子孫○曾
氏曰所謂武王者皆成湯耳再言武丁孫子當念
其祖也武王靡不勝言湯無敵於天下也鄭氏謂
高宗之孫子有武功有王德于天下者此其所以
稱繼體守文之君況肇域彼四海殷受命咸宜豈
所以稱武丁孫子哉○毛氏曰畿疆也○鄭氏曰
止猶居也○曾氏曰邦畿千里維民所止人於其
所歸赴則止焉商之盛時邦畿千里民所歸赴也
○鄭氏曰假至也祈祈眾多也皆來朝覲貢獻其
至也祈祈然○毛氏曰景大員均何任也○釋文
曰維河王肅以爲河水○蘇氏曰其至者祈祈而
多其大而均如眾水之赴河王氏曰景與既景乃
岡同意員與聊樂我
員同義河蓋武丁孫子所都也
○朱氏曰景員維河之義未詳○朱氏曰咸宜無
不宜也○鄭氏曰百祿是何謂擔負天之多福朱
氏曰何
○東萊曰武丁孫子指作頌之商王也武王

靡不勝而下皆稱先代之盛以勉時王也

玄鳥一章二十二句

長發大禘也

孔氏曰大禘之樂歌也王肅以大禘為殷祭謂禘祭宗廟○王氏曰長發序以

為大禘之詩曰維序以為禘太祖周無四時之禘故也今日大禘則商有四時之禘故也四時之禘為小則禘其祖之所自出為大矣○孔氏曰王制及祭統言春禘夏禘秋嘗冬烝則夏祭宗廟亦名禘也○橫渠張氏曰長發大禘禘其祖之所自出則帝嚳

其祖之所自出則帝嚳

濬哲維商長發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外大國

是疆幅隕音圓既長有城方將帝立子生商

毛氏曰濬深也○鄭氏曰長猶久也深知乎維商

卷三

呂氏家塾讀詩記

九

退補齋藏板

家之德也

孔氏曰總嘆商家深智不指斥一人也

久發見其禎祥矣

○毛氏曰洪大也諸夏為外幅廣也隕均也

孔氏曰幅如布帛之幅故為廣也王肅云外諸夏大國也○鄭氏曰隕當作圓圓謂周也

也將大也契生商也○孔氏曰帝堯之末有大水

芒芒然禹敷廣下土以正四方京師之外大國于

是畫其疆境令使中國廣大均平既已長遠矣于

是時契已佐禹是其祥久見也又說商興之由有

城方將帝立子生商謂上天祐契使賢而生有商

國也○王氏曰有城氏國方大之時帝立子生商

國也○王氏曰有城氏國方大之時帝立子生商

也朱氏曰有娥氏始大故帝立其女之子而造商室也

玄王桓撥木未反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率履不越

遂視既發相息亮反土烈烈海外有截才結反

毛氏曰玄王契也。歐陽氏曰書稱格我寧王蓋

古人往往以美稱加王爾玄者深微之謂也老氏

言玄之又玄是矣不必為黑也孔氏曰國語云昔我先王后稷又曰

我先王不窋韋昭注云商頌亦以契為玄王是其為王之祖故可為王非號為王也。朱氏曰或王

以玄鳥降而生故曰玄王。蘇氏曰桓武也。毛氏曰撥治也

蘇氏曰契之為人武而能治。王氏曰受小國

卷五 呂氏家塾讀詩記 十

是達受大國是達者隨所受大小能達其道也達

與在邦必達同意朱氏曰達通達也受小國大國無所不達言其無所不宜也

○王氏曰率履不越者循行無所踰也。蘇氏曰

履蹈也。朱氏曰言契能率履不越遂視其民則

既發以應之矣。毛氏曰相土契孫也孔氏曰殷本紀云契

子昭明昭明子相土鄭氏曰截整整齊也相土居夏后之世

承契之業入為王官之伯出長諸侯其威武之盛

烈烈然四海之外率服截爾整齊朱氏曰其後湯以七十里起豈

相土之後嘗中衰興

退補齋藏板

帝命不違至于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曰躋子兮昭假

古雅遲遲上帝是祗諸時反帝命式于九圍

蘇氏曰商之先祖既有明德天命未嘗去之至於

湯而王業成與天命會焉○朱氏曰降猶生也○

毛氏曰不遲言疾也躋升也○王氏曰昭假昭假

上帝也○鮮于氏曰假言感假○鄭氏曰祗敬也

○李氏曰式法也○毛氏曰九圍九州也孔氏曰謂九州

九圍者蓋以九分天下各為九處若規圍然故謂之九圍也○朱氏曰湯生也

應期而降適當其時其聖敬又曰躋升以至昭假

卷三十一 呂氏家塾讀詩記

十一 退補齋藏板

于天遲遲久也言其純亦不已也○王氏曰以能

祗上帝故帝命式于九圍也式與成王之孚下土

之式同意李氏曰帝命之為法于天下也

受小球音求為下國綴張衛反旒何天之休不競不

絀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祿是遒子由反

毛氏曰球玉也○王氏曰小球大球小國大國所

贊之瑞也○鄭氏曰綴猶結也旒旗之垂者也孔氏

曰大行人及考工記說旒旗之事皆云九旒七旒是旌旗垂者名為旒也○孔氏曰諸

侯心繫天子如旌旗之旒綴著于繆○李氏曰諸

侯皆服屬于我此所以負荷其天之福也○鄭氏

曰不競不爭也○毛氏曰綠急也優優和也適聚

也○孔氏曰又述湯不爭競不急躁不太剛猛不

大柔弱敷陳政教則優優而和故百祿聚而歸之

愛小共音恭大共為下國駿音峻厖音莫何天之龍敷奏

其勇不震不動不懟奴版反不竦小勇反百祿是總子孔反

王氏曰小共大共小國大國所共之貢也○毛氏

曰駿大厖厚也鄭氏曰駿之言俊也○孔氏曰鄭

○朱氏曰駿厖之義未詳○董氏曰齊詩作駿厖謂馬也○毛氏蓼蕭傳云龍

卷上

呂氏家塾讀詩記

上

退補齋藏板

寵也○孔氏曰荷天之榮寵○毛氏曰懟恐竦懼

也○李氏曰又陳進其勇不可震不可動不懟恐

不竦懼毅然以天下自任無有恐懼之心百福所

以總而歸之也

武王載旆蒲貝反有虔秉鉞音越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

苞有三蘖五葛反莫遂莫達九有有截韋顧既伐昆吾

夏桀

毛氏曰武王湯也旆旗也○王氏曰曷者誰何之

謂也○鄭氏曰建旆持鉞興師誅有罪其威勢如

猛火誰敢禦我。○毛氏曰苞木也。○朱氏曰葉旁生萌蘖也。言一本生三蘖也。本則夏桀，葉則韋也。顧也，昆吾也。皆桀之黨也。湯既受命，征不義，桀與三蘖皆不能遂其惡，而天下截然歸商矣。韋顧既伐，而昆吾夏桀次之。此紀當時用師之序也。○鄭氏曰：韋豕韋彭姓也。顧昆吾已姓也。三國黨于桀，惡湯先伐韋。顧克之，昆吾夏桀則同時誅也。○孔氏語云：祝融其後入姓，已姓昆吾，顧溫彭姓豕韋，則商滅之矣。昭十八年左傳云：二月乙卯，周毛得殺毛伯過，莖刃日是昆吾稔之日也。檀弓注曰：桀以乙卯亡。○東萊曰：虔敬也有

卷五

呂氏家塾讀詩記

五

退補齋藏板

虔秉鉞敬天討也

昔在中葉，有震且業。允也天子，降予卿士。實維阿衡

實左音右商王

○毛氏曰：葉世也。業危也。○孔氏曰：震懼也。○鄭氏

曰：阿倚衡平也。伊尹湯所依倚而取平，故以爲官

名。○孔氏曰：昔在中間之世，湯未興之前，國弱而

危懼也。○朱氏曰：承上文而言。昔在則前此矣。豈

謂湯之前世中衰時與允也。天子則湯也。降猶維

嶽降神之降言天賜之也。卿士則伊尹也。言至於

湯得伊尹而有天下也。○鄭氏曰：禘于太祖，則功臣與祭，故言伊尹也。

長發七章一章八句四章章七句一章九句

一章六句

殷武祀高宗也。

孔氏曰：祀高宗之樂歌也。

撻

他達反彼殷武奮伐荆楚，瓘

高規反入其阻。

在呂反

裒

蒲侯反荆

之旅有截其所，湯孫之緒。

毛氏曰：撻，疾意也。荆，楚。荆州之楚國也。

孔氏曰：周有天下始

封熊繹為楚子於武丁之世，不知楚君何人也。

蘇氏曰：自盤庚沒而殷

卷五

呂氏家塾讀詩記

古

退補齋藏板

道衰，楚人叛之。高宗撻然用武以伐其國。○鄭氏

曰：所猶處也。高宗所伐之處，國邑皆服其罪，截然

齊壹。○朱氏曰：湯孫之緒業皆高宗之功。○東萊

曰：采入其阻，衰荆之旅，謂入巢穴，其眾無所遁逃。

窮而保聚如勾踐棲于會稽之類也。

維女荆楚，居國南鄉，昔有成湯，自彼氏

都啼反

羗莫敢

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

孔氏曰：首章言伐楚之功，二章言責楚之義。○鄭

氏曰：氏羗，夷狄國在西方者，享獻也。世見曰王氏

曰氏羗遯夷一
世一見於王 ○王氏曰荆楚居國南鄉比之氏

羗則近國爾成湯之時自彼氏羗莫敢不來享莫

敢不來王謂四夷事中國乃常道也 ○蘇氏曰既

克之則告之曰爾雖遠居吾國之南耳昔成湯之

世雖氏羗莫敢不來朝曰此商之常禮也況於女

荆楚則曷敢不至哉

天命多辟音壁設都于禹之績歲事來辟勿予禍適直革

反稼穡匪解音解

毛氏曰辟君適過也 ○鄭氏曰多眾也眾君諸侯

卷五

呂氏家塾讀詩記

五

退補齋藏板

也來辟猶來王也 ○蘇氏曰荆楚既服天命諸夏

之君凡建國于禹績者咸以歲事來見於王以祈

王之不譴曰予稼穡匪懈庶可以免咎矣 ○李氏

曰言夷狄率服則天下無事所先者農事耳

天命降監下民有嚴不僭不濫不敢怠遑命于下國

封建厥福

毛氏曰不僭不濫賞不僭刑不濫也 ○鄭氏曰遑

暇也 ○朱氏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天

命之降監皆在下民則下民有嚴矣惟不僭不濫

不敢意違則天命之以下國而封建厥福蘇氏曰封建其

所當此高宗所以受命中興也

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赫赫厥聲濯濯厥靈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

〔毛氏曰〕商邑京師也○〔鄭氏曰〕極中也商邑之禮

俗翼翼然可則倣乃四方之中正也孔氏曰翼翼然禮讓恭敬

○〔孔氏曰〕赫赫顯盛也聲美聲也濯濯光明也靈

神靈也○〔朱氏曰〕赫赫厥聲濯濯厥靈言高宗中

興之盛如此壽考且寧云者蓋高宗之享國五十

卷十一 呂氏家塾讀詩記

去

退補齋藏板

有九年我後生謂後嗣子孫也

陟彼景山松柏丸丸是斷音短是遷方斷音陟是虔松

桷音角有榑音丑旅楹有閑寢成孔安

〔孔氏曰〕景山大山也朱氏曰春秋傳云商湯有景

商所都之山名爾詩亦○〔毛氏曰〕丸丸易直也遷

徙也榑長貌○〔鄭氏曰〕旅楹眾楹也○〔朱氏曰〕寢

廟中之寢也○〔鄭氏曰〕升景山掄材木取松栢易

直者斷而遷之孔氏曰謂徙之來歸也○〔孔氏曰〕又方正而

斷之○〔朱氏曰〕虔亦斷截○〔孔氏曰〕以松爲屋之

榱有閑然而大。朱氏曰安所以安高宗之神也。此蓋廟成始祔而祭之之詩也。

殷武六章三章章六句二章章七句一章五句

那五篇十六章百五十四句

08054

卷三二

呂氏家塾讀詩記

七

退補齋藏板

